

# 一个女学生称她的导师为“叫兽”



邱华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小说透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打量一位经济学教授赵亮的生活:赵亮来自一个小城市,总是酗酒的父亲经常对他的母亲施以暴力。父亲去世后,母亲靠节衣缩食和亲友的救济把他供上了大学。聪明早熟的赵亮雄心勃勃地谋划未来:从文学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找一个强势的女人做妻子。一切都如他所愿,多年以后,他成了名满天下的经济学家,与政客、房地产商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他也拥有了大宅子、同样强势的律师妻子、巨额的财富、奢华的物质享受……

“我”这个身为赵亮好友的文学教授,一方面对他的行为不齿,而另一方面又深深敬佩他的睿智、博学、圆滑和左右逢源。“我”的身边,象牙塔内,也在不断上演着论文抄袭、教授为获取职称盗印假书、师生性交易等一幕幕丑剧……

## 百态人生

### 没有鲍鱼的晚宴让经济学家失望了

从哪儿说起呢?就从上次我和赵亮一起参加的一个经济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研讨会说起吧。当时,他开着他的那辆银色宝马,带着我,去参加这个带温泉洗浴和桑拿按摩的研讨会。

会议的开幕式非常宏大庄严,演奏了国歌,全体起立。这个研讨会请来了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按照活动举办方的想法,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为当下中国的现实经济、文化的处境把脉,为未来的期望达成某种共识,然后发表一个共同的声明与宣言。

但是,等到会议的开幕式结束,领导乘坐警车开道的奥迪一溜烟走了之后,正式的大会才继续召开。于是,天敌们就开始毫不客气地互相开仗了。比如,在白天的主会场上,第一个发言的,据说是孔子的第多少代直系孙子、穿唐装的北京文化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孔繁林,他一上来就开始大谈作为学者、甚至作为人的道德底线。他言辞犀利、用语尖刻,猛烈抨击一些当代经济学家没有守住人的基本道德底线,攻击一些经济学家如今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攫取者之后,成为了腐蚀时代道德和人文理念的帮凶。他振振有辞,列举了大量数据作为自己论点的论据,滔滔不绝且有理有节,切中肯綮又风趣生动,赞同他发言的人露出了喜不自胜的微笑,反对他的人则着急上火,怒目圆睁。

第二个发言的人、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曙光,一上来就说,经济学家本来就是冷血动物,应该客观地研究

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想做道德楷模,经济学家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价值判断方面,本来就应当予以回避。他的发言嬉笑怒骂,嘻嘻哈哈,据理力争,条理分明,发言完毕赢得了与会者大多数人的热烈掌声。

我明白,这下有好戏看了。经济学家们和人文学者们一开始就撕破了脸,转眼间,丢掉了伪善和面具,丢掉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寒暄,丢掉了虚与委蛇,霸王上了弓,立即变成了仇敌,会场就这么热闹起来了。

整整一天都是这么吵过来的,到下午场结束,大家不欢而散,一些人提前走了,晚上的会餐也比较糟糕——按照赵亮的标准,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更没有鱼翅泡饭,这样的饭菜实在不算好。

### 教授们的新绰号是“叫兽”

那天晚上,吃完了晚饭,我们俩一起去休闲中心,一起泡在玫瑰花香熏的大浴缸里。那天,我们在浴缸里谈了很多,包括这个开起来非常滑稽热闹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与文化处境”这样一个大而空的主题下的研讨会,还非议了很多来开会的各个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们。

“是谁想的这么一个糟糕的主意,竟然让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尤其是你们搞文学研究的冬烘来对话,这实在糟糕透了,你看,狗咬狗一嘴毛吧?两方面吵得那个不可开交。丢人啊。其实,我看,互相之间的矛盾没有这么大,你说呢?就我和和你,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对不对?”赵亮像一个阿拉伯酋长那样,头上顶着一块毛巾——他害怕脑袋顶部出汗,只要是他的脑

袋顶部出汗,那么他必定要感冒,这是他的一个老毛病了。

我哈哈一笑:“我和你从来就是两种人,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是水火不容啊。”我把玫瑰花瓣都贴在我裸露出水面的身上,让那散发暖昧颜色和气味的花瓣,覆盖住我的每一个毛孔,让我皮肤下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欢快地放松,让所有的泡泡把我完全覆盖住。

“什么水火不容,你看,我们现在都泡在同一个浴缸里。经济学家干的事情,说白了,和你们搞文学研究的,最终都是为了让人舒服、感觉和眼目更舒服,对不对?”

我笑了起来,他总从最为物质的地方想问题,“光让人的器官得到满足、舒服,那肯定不够。我们的道德呢?心灵呢?心灵迷失了,道德水准下降了,精神迷茫了,这些账,今天要是算到你们经济学家的头上。”

“咱们在浴缸里也要打起来了,算了,不要在这里争论了。”他说,“好多事情,你都不懂,其实,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睁不开眼,你对你周围的世界根本就不了解,所以,我要让你看看,这个世界如今已经变成了什么,不是说漂亮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啊,现在有一个新的绰号,挺好玩的,叫做‘叫兽’,还谐音,叫兽叫兽,整天叫唤的野兽——在课堂上、电视上、研讨会上,甚至是女人的身体上叫着,哈哈,据说这是一个女学生发明的,她把它送给了自己性贿赂之后取得了学位的男导师,于是,这个绰号就不胫而走了。”

“叫兽这个称呼,实在不适合你了,哈哈,太适合你了。你的身体里有着那头充满了活力的野兽,和你共生在一起。”我由衷地说。

### “经济”娶了“法律”珠联璧合

受赵亮和他妻子曾莉的邀请,我开车带着我的女同事,艺术系副教授杨琳,在一个春光乍泻的日子,前往赵亮家的郊区别墅。我带上杨琳,自然是因为我对她有好感,但是她在三个月之前才离婚,情绪很低沉,不适合再度进入情况。杨琳长得很清秀,身材颀长,虽然属于排骨妞,胸部倒很挺,身上该大的就大,该小的就小,很好。我带她去,也是为了叫赵亮帮助我感觉感觉,我和她有没有戏。

我驱车来到北京北部一条河边上,进入到他所在的那个叫橘子镇的别墅区,觉得我好像忽然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了。服装笔挺的保安和赵亮进行了无线通话,之后,保安就放我进去了。赵亮家是一幢三层的蓝瓦覆盖的房子,别墅的门前还有一个不算很大的人工湖。我把车停好,关闭发动机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春风吹皱了那一池春水,涟漪阵阵,仿佛我的心灵也被如此轻轻地抚动了,心情立即轻松了下来。我摁了一下门铃,大概停了三秒钟,门就打开了。

“哎呀,你们可来了,都等半天了!”一个有点火辣辣的女声响了起来。赵亮和曾莉,这个屋子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迎了出来。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女主人,我的好朋友赵亮的妻子曾莉。她也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女精英,是和赵亮一同攻读美国东部地区一所大学博士学位的同学,不过,两个人一个学法律,一个学经济。无论外表还是他们身上的光圈、头衔以及身份地位,两人都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搭配得

当。曾莉长得很大气,身材很宽大,脸是圆的,胸也很高,眼睛大,睫毛长,目光犀利,动作很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麻利爽朗的女人。赵亮跟在她的后面冲我笑,两个人都穿着居家的便装来迎接我们。

我们参观了赵亮家,刚从旋转楼梯下到了客厅里,我就猛然觉得,客厅里的气氛热闹了起来,人也多了好几个。首先,我看见有一对夫妇,面孔很有些熟悉,仔细一看,啊,原来,那是著名的地产商人庞天书和他的夫人田欣然,我认出他们俩是因为他们的面孔经常上电视和报纸。另外,有一个休闲装扮的男人,大概是个四十多岁的样子,面目清秀,我也认出了他,他是江苏一家著名的制造业企业的董事长,叫章大恒。他的公司主要生产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我就买了他们生产的洗衣机,而赵亮是他的企业顾问。他的企业最近一些年扩张得非常快,他也爱在报纸上露面,在企业界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现在,他公开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家电企业带进世界五百强里。此外,还有一个中年男人在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说着话,姑娘一边还在用左手逗弄波斯猫。他们俩,我就认不出来了。

看到我们从楼上下来,曾莉立即上前,介绍我们互相认识。其他三个人我猜对了,那个我认不出的中年男人,“是南澳市的市长张良基先生,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张市长的侄女张雅丽,她在赵亮的学校已经快本科毕业了,正准备读研究生呢。”曾莉的声音里含有欢快的色调,热情洋溢的。

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些人在一起非常有趣,他们之间看来有某种联系。

# 朱元璋幼年时期就会当皇帝



吴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现如今,说史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然而一个甲子之前,历史是怎么被阐述的?吴晗写作的这本帝王传记,始作于60多年前,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与提奖,是帝王传记的巅峰之作。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完成这部著作,作者曾先后写作四稿,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相比时下流行的浅薄的明史读物,高下立判,值得重温。

朱元璋是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一生吃了很多苦头,做过和尚,讨过饭,他是怎样由一个讨饭的人当上皇帝的呢?有什么秘诀?都知道朱元璋当皇帝后心狠手辣,杀了不少功臣,大兴文字狱,建立锦衣卫……但你是否知道朱元璋当皇帝之前是个英勇睿智的统帅,得到了将士的拥戴,他是怎样由一个宽宏的人变得暴戾呢?为什么要残忍呢?

## 人物传奇

### 天灾降临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顺帝妥帖帖木儿在位的第十二年,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苦难。旱灾,蝗灾,加上瘟疫。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雨了,栽下的苗晒得干瘪枯黄,大地裂成了一条条裂缝。到处在求雨祈神,老年人恭恭敬敬地向龙王爷磕头,孩子们戴着柳枝圈圈钻出钻进。正在焦急没收成时,又来了弥天漫地的蝗虫,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吃得一干二净。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在唉声叹气,哭丧着脸,说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成,这日子着实过不得了。

不料祸不单行,瘟疫大起,钟离太平乡的人,接二连三地病倒。起初大家还不理会,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天死了几十个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的时候,才着了慌,还是逃命要紧,不过几天工夫,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便闹得人烟寥落,鸡犬声稀,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孤庄村朱家,朱五四官名叫世珍的,一家人,不过半个月,死了三口。五四六十四岁了,四月初故去,三天后,大儿子重四学名叫兴隆的也死了,到廿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五四的二儿子重六(兴盛)和小儿子元璋(原名兴宗,小名重八),眼看着大人一个个倒下,请不得郎中,抓不得药,只急得相对痛哭。尤其为难的是:家里没有一贯钞、一钱银子,买不了棺木,更谈不上坟地。田主呢?几年的主客,想来总该施舍佃户一块埋骨之地,谁知不但不会理,反而“呼叱昂昂”。正没计较处,同村人刘继祖不忍心,舍了一块地,两兄

弟磕头谢了。但是,衣裳呢?棺槨呢?还是没办法。只好将就几件破衣裳包裹了,抬到坟地草葬。两兄弟一面抬,一面哭,好不容易抬到了,还动手挖坑,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天霁雨晴,到坟地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脚下土松,一阵大水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薄薄的一个土馒头,俗话叫做“天葬”。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皇陵碑时,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莫何着浆!”

父母的大事虽了,过日子呢?没留下一寸土,一颗米,元璋饿了些日子,到处找零活做。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怎么雇得起人?到处碰壁。

他长得躯干魁伟,黑黑的一脸,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高的颧骨,却又大鼻子,大耳朵,就整个脸盘看,恰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上一块奇骨隆起,像一个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却怪匀称,怪威而沉着。

小时候替人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的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习惯地听指挥。最痒痒的一个游戏是做皇帝,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桐树叶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又最会做坏事。有一天,忽然饿了,时候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一同看牛的周德兴、汤和、徐达等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了。猛然间元璋一喊有了,大家还不明白。元璋也不再说

话,牵过一头花白小牛,用放牛绳捆住前后腿,周德兴看了,赶紧抄着砍柴斧子,当头就是一斧。汤和、徐达也来帮忙剥皮割肉。别的孩子们拣树叶,就地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吃,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不一会儿,一头小牛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根尾巴了。蓦地一个孩子省悟了,小牛吃了如何回主人的话。大家都面面相觑,想不出主意,正在着急,互相埋怨,乱成一团的时候,元璋一拍胸脯说算我的事。当天晚上,元璋挨了一顿毒打,被赶回家。虽然吃了苦,丢了饭碗,也深深得到孩子们的信任,大家都甘心当他是头。

这一年他算是十七岁,是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属龙。父亲是老实本分人,辛苦了一辈子,头发胡子全白了,搬了一辈子家,从湖州盱眙县迁到灵璧县,又迁到虹县,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住了十年,活不下去,再迁到西乡,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卖力气,受欺侮了一生,到死后,连葬处都没有。

### 成为沙砾

因为瘟疫,偌大一个人家,只剩大嫂王大娘和二侄文正,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了。剩下四口人,粮食一颗也没有,地里的呢?一早一蝗,收到的不够交租!自己食量又大,粗重活虽干得,却苦于这荒年,空有力气没处使。小时候虽跟老师上过几个月学,一来贪玩,二来农忙得下田,哪里好好念过一天书,虽然靠着有点记性,认得几百个字,又苦不甚通解,故做不得文墨勾当,当不得衙门里的书手,

也写不得书信文契。官家的赈济呢?不敢指望。即使皇恩浩荡,虽然会有一点,但还不是落在县官的荷包里、大户的仓库里,哪儿会有穷人的。

再说家呢?伯父这一房还在盱眙盱眙县,是祖父手上打的根基,伯父名下有四房,听说近年已衰落得不像样,看光景也投奔不得。再往上,祖籍是句容,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那边几代没来往,情况不明,再老的祖籍是沛县,如今已经隔了几百年,越发不用说了。

舅家呢?外祖父陈公那一嘴大白胡子,惯常戴上细竹丝笠帽,仰着头,那扣齿念咒的口气,还依稀记得。想起来也真怪,只知道叫他外公,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差一年便算人瑞,可以报官领赏,据说还有花红表里,县太爷还要请酒作揖呢。母亲曾翻来覆去地说外祖父的故事。那时外祖父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鞦韆兵进来,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冲出重围,打算重立赵家子孙,恢复国土,忠义之气实在感人。谁知天不保佑,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一阵飓风,把船都吹翻,张世杰也淹死了,外祖父掉在海里,侥幸被人救起,吃了许多苦头才得以回家。为着不肯再替敌人当兵,迁居到盱眙津镇。他原来会巫术,就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定阴阳过日子。外祖父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嫁给季家,小的就是母亲;过继了季家大表兄作孙子,外祖父死后,这些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料想这些年头,景况也未见得过去。

元璋想来想去,竟是六亲都断,天地虽宽,无处投奔,前

后左右,四面八方,无路可走。

天还是吝惜雨水,日子久了,连草根树皮都吃完了,再也撑不下去,和二哥商量如何是好,二哥急得直跳,哭了半天,想路只有远走他乡,各奔前程找活路去。那哥哥舍不得兄弟,兄弟舍不得哥哥,哭得连邻舍也伤心了。隔壁汪大娘看着重六不放心小兄弟,提醒当年五四公不是在皇觉寺许了愿,舍朱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吗?如今不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总有碗淡饭,不比饿死强?二哥想想也是办法,这事就定了局。

原来元璋少时多病,才生下,三四天不会吃奶。肚子胀得圆圆鼓鼓,险些不救。五四公做了一个梦,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怕是命硬,也许只有佛菩萨救得下,索性舍给庙里吧,于是抱着孩子进了一个寺院,寺里和尚一个也不在,接不着头,又抱回来。忽然听见孩子哭声,梦醒了,孩子正在哭,妈妈在喂奶,居然会吃奶了,过几天,肚胀也好了。长大后还是三天风、四天雨,咳嗽唧唧,病总不离身,父母着了慌,想起当年的梦,才真的到寺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

汪大娘和她的儿子汪文替元璋预备了香烛,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皇觉寺多了一个小沙弥,长老添了个小徒弟。朱元璋剃光成葫芦头,披上一件师父穿烂的破衲衣,居然是佛门弟子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念经,是日常功课,见人叫师父、师兄、施主,连称呼也改了。早晚听着钟声、鼓声、木鱼声,想想自己,想想半年前的家,想想不知逃到哪儿去的二哥,心中无限感慨。